

青春梦华录

——《青春的走向》序

黄丹丹



《青春的走向》 赵鸿冰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6年7月出版

那日，赵鸿冰先生将一摞文稿置于我案头。素来谈笑风生的他，脸上竟流露出一丝我未曾见过的赧然。原来，这是他四十载文字生涯的结晶，散文集《青春的走向》。展开书稿，古城景致徐徐铺展，书中字句，如青石板上深深浅浅的脚印，映出一个久违的、坦然而真诚的“我”。

当下散文创作，似乎渐成一种默契，将“我”悄然隐去，或消融于众人之中，成为一种无名的、共

通的感知体。文中的“我”常不具面目、缺乏判断，以趋于某种“无我”的审美境界。这固然是一种路径，但赵鸿冰却坚定地走向了另一条路。

在这部散文集里，始终站立着一个清晰、坚实、有血有肉的“我”。这个“我”，是记者与写作者赵鸿冰的合体。他不回避“我”的观察、“我”的思考、“我”的悲欣。“我”的视角，为文字注入了不可替代的真实，那不是新闻纪实的客观真实，而是灵魂与世界碰撞后带着体温与心跳的真实。记者素养赋予他开阔的视野与精准的笔触，而四十载不改的文学情怀，则让他将所见所闻内化为生命的体悟。他不是旁观者，而是介入者、体验者与思考者，因此，他的文字于新闻的锐利间蕴藏文学的温情。

翻阅这部散文集，犹如跟随一位耐心的向导，漫步于寿县古城四十年的时空廊道。赵鸿冰日日以或疾或徐的步态穿行古城巷陌，凝望着古城人间百态。若说民间视角是本书的骨骼，文青情怀便是流淌其间的血液。《明星们“缺钱”，老百姓“补钙”？》的诘问，《给我们的精神“补补钙”》的忧思，透出知识分子的担当。《动车将要驶过船官湖》中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被化作诗意的凝视；《新桥，“芝麻开门”》里，时代的发展具象为百姓脸上的期盼。他敏锐捕捉《年味渐淡忙赚钱》背后的社会转型阵痛，又在《亲爱的公交》中感受城市脉动。在《寿州老字号，永不凋零的玫瑰》中，追忆古城曾经商业记忆；在《正阳关寻古》中，寻觅人文脉络的旧痕……那些濒临湮灭的并栏石础、几近失传的民间技艺、逐渐老去的乡音俚语，在他的文字中得

以长存。这些记录，绝非枯燥的档案汇编，而是温润的文明传递。

《青春的走向》宛如一部双重变奏曲，既是个人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成长史，也是一座古城从沉寂走向开放的变迁史。可贵的是，他始终“在场”。书写《沐浴圣贤的光辉》时不忘《写在新年》的愿景，《走过芍陂》时关切《致富路上架金桥》的民生。这种将个人命运与乡土发展紧密相连的叙事，让散文集超越个人感怀，成为观察中国县城现代化的文学样本。他的书写，不同于官修史志的严谨，亦有别于一般采风作品的轻浅，他以文学的温度激活历史记忆，借诗性的光芒照亮寻常事物。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细节，成为解读时代的密钥。这正是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：于史笔不及处，为普通人的悲欢作传；在正史之外，为一座城的灵魂造像。

掩卷之际，我不禁想起《东京梦华录》。与孟元老追述帝都繁华不同，赵鸿冰以记者奔走城乡的脚力、文人感知悲欢的笔力，忠实定格四十载光阴里寿县人的生活方式、情感世界与时代印记。关于集市变迁、老行当消失、年节习俗演变的细腻书写，看似琐碎，却共同构成了一部由无数民众面孔与日常瞬间写就的“民间史记”，我觉得这部散文集就是写给寿县的《青春梦华录》。

孟元老为逝去的皇城立传，笔端是旧梦繁华。赵鸿冰为寿州古城和古城人作传，通篇是生机灼灼的人间真情。这部“梦华录”的“青春”，是作者文学生命的青春，更是寿县这片土地与其人民，在时代大潮中告别困顿、拥抱希望、走向开阔的青春影像，它是一份留给未来的珍贵地方档案，让后世得以触摸这个时代的真实脉搏，令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愈发丰盈完整。



反思、辩证与回归

——方文竹诗集《恬淡课》读札

韩振球

“生活已被生活淹没，一场雨的加法中／我的内心正在施行减法／这即我的恬淡课，像宛溪河畔的石马”。这是当代诗人、批评家方文竹先生诗集《恬淡课》中同名诗作的开篇。短短数行，诗人那种在喧嚣生活中寻求宁静的自觉跃然纸上。诗人以“加法”与“减法”的哲学关系，展开一场关于如何从纷繁世相中抽身、回归本真的精神课业。

《恬淡课》一诗，以“生活已被生活淹没”起笔，道出现代性生存的叠压之感。然而诗人旋即转向内在，致使“石头”与“马”产生分离，“若石头与马相加，就是一千年的沉默”，言尽了沉默所承载的时间之重。诗末，“减法之后，所剩下的／除了石马的骨骼／就是无边的虚空”，这“虚空”并非消极，而是剥离浮华后面面对的真实境域，是反思的终点，也是回归的起点。

与“恬淡”形成辩证对话的，是诗集中那首《激情》。诗人以“在世间，我是一个寡淡的人”入诗，旋即展开惊人反转，“事实上，我是十万大军、八千风暴、一江春水、百年歌舞的看管人／满载弹药的列车长”。这里的辩证结构清晰可见：“寡淡”是表象，是面对外部世界时的疏离姿态；“激情”是内里，是精神世界中奔腾的能量。诗人同时身为“看管人”与“被看管者”，暗示了个体在内在激情与外在命运之间的永恒角力。诗中引入“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中／上帝并不存在”这一历史性诘问，将个体激情的辩证置于人类整体苦难的极端语境之下。最终，激情“也只是一段秋风的闲话／做出来也只是一缕涂抹虎背的斑纹”，在巨大的历史与时间面前，个体的激烈终究归于语言的轻微与行动的痕迹。这种从膨胀到收束的辩证运动，使“激情”主题获得了思想的纵深与悲剧性的美感。

落日在宛溪河上空磨墨

对于人世间，星星总是晚点
可是命运的车轮慢腾腾慢腾腾
像天使转身
将秘密的外衣加上一层又一层
羞愧呀生活的探照灯未亮之前
随处散播观点，又像隐居的鸟儿
不敢发声。怀抱巨大的宇宙
在每天的创新上跟在众人的后面
我拒绝签名，只看落日磨墨

“宛溪河”作为诗集里反复出现的河流，应是诗人情感流淌或与生活相关的重要地理坐标。诗作《落日在宛溪河上空磨墨》将“宛溪河”的黄昏景象比喻为书写前的准备，暗示暮色如墨，亦隐喻为诗人那沉静内省的状态。当“人世间”的期盼与“总是晚点”的“星星”延迟对应，那“命运的车轮”“慢腾腾”与“天使转身”的轻盈形成隐秘张力。而在“生活的探照灯未亮之前”，诗人自觉“羞愧”，甚至面对“随处散播”的观点如“隐居的鸟儿／不敢发声”，不得不“跟在众人的后面”。然而，诗人以“怀抱巨大的宇宙”对抗喧嚣，以“拒绝签名”表达立场，只沉静地在“宛溪河”“看落日磨墨”，于伟大的自然中，找回内心的秩序与安宁。

方文竹先生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哲学硕士，曾从事教育及新闻媒体等工作。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写作，著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及学术文集20多部。其诗歌素来思想深邃、语言精准、意象绵密，平静之下涌动着辩证的张力与反思的锐度。这部《恬淡课》中的作品，延续并深化

了诗人这一特质。——在“加法”的时代自觉地做“减法”，在“激情”的底部凝视“寡淡”，在众声喧哗处“拒绝签名”。这，并非消极的避世，而是历经沉思辨析后主动选择的回归。即回归生命的本真，回归精神的独立，回归自我与世界的诚实相对。

诗人沈苇曾说：“方文竹深谙万物的瞬息变化和分崩离析，将经验与超验并置于诗中，在历史、现实和虚拟世界的混沌纠缠中显现出思辨与洞察的锐力，智性而不失感性，戏谑又不失庄重。”

学者路文彬曾指出：“方文竹的诗行里始终回荡着上帝的声音，那是他之于存在的倾听。他深知，一切答案皆在上帝那里，故而自己只能作为叩问者构筑通往彼岸的诗之桥梁。因此，他的诗句并不挽留我们，而仅仅是要将我们引向归宿的所在。”

我自少年时代便常于报刊翻阅方文竹先生诗作，尤为喜爱。今得《恬淡课》，集中阅读其新世纪之作，仍感熟悉而亲切，甚好。



《恬淡课》 方文竹 著
海峡书局2025年9月版